

從阮玲玉的自殺說到中國婦女問題

伍耀偉

中國影壇的藝人，一般影迷的崇拜者——阮玲玉，在婦女們正在興高彩烈尋新生命的婦女節中自殺了，當然這件事情，震驚了整個影壇，掀動着社會的婦女問題，引起了輿論的頌揚與謾罵。

誰都說：張達民唐季珊，是殺她的劊子手。前夫張達民是無賴般的人，和她離婚後，還要每月向阮拿贍養費，近日卻控告阮玲玉和唐季珊通姦，那時，報紙的編輯·雜誌的主筆，都趁着這個機會，發表了很多所謂穢史；肆意的批評·譏笑。報紙，雜誌，都得到了很多的銷路。他們爲着利便沒減了一切的事實。唐季珊，上海的市儈，仗着金錢，玩弄着女性。一個兩個的從他手中拋出來。他不懂得什麼；是道德他的腦根只充滿了女人的肉，香，熱。

輿論、個人、……都一同向一個意志薄弱的女子來攻

擊。她感覺到人言的可畏，她痛恨男子的無情，她懼怕社會的殘酷，她自殺了！誰都驚愕。她是演悲劇的能手，水銀灯下，她沒有歡愉的片刻；這就造成了她的人生觀。她自殺！仿效「新女性」的自己而自殺了，但她却忘記自己在劇中說：「我要掙扎！我不死！我不死！我要活呀！！」

中國的婦女，忍受了四千多年的壓迫；她們已給人家養馴了，不會反抗，舊道德，舊禮教的勢力是太大了。她們甘心在牠面前屈膝。

在原始的母系時代——亂交時期，女性成了男性追逐的目標，女性的地位便因之以抬高。但，這是肉的關係！當然，在原始的婦女，有她們的體力，可以獨立生存，抵禦外力的壓迫。但是人類愛的天性啓發後，家庭制度便跟

着產生，育兒，家務，便把女性束縛在家庭裏。漸漸的，體力漸趨衰弱，智力漸趨委頓，只有男子在外工作，養活在內的妻子。

或者是男子閒着沒事，便想出很多法律——格言來玩弄他們的木偶：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，「未嫁從父，既嫁從夫，夫死從子。」因此鬧出了很多「烈女殉夫」等等的現象，一切都是把女性壓迫。她們不是人而是男性的玩物，洩慾的工具；她們沒有教育，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：孝敬翁姑，侍奉丈夫。女子不能出房門，因為這是不道德的；女子要盡力使男性歡喜，他喜歡腰兒纖小，她使得要求腰；他喜歡脚像金蓮，她使得要纏脚。

自十八世紀產業革命後，社會是在盡量的進步：工業發達，資本家產生，分工漸趨微細。因此發現很多事情需要女子擔當。他們便逃出囚籠，走入社會，看見了光明，而且是受着教育；但，教育好比一面鏡子，反照着自己。她們便知道了自我，知道了人生。她們洞悉已往的錯誤與男子的殘酷，她們便起來反抗，爲着自己的自由，權，勇敢他奮鬥。

但這不過是理論，事實卻仍然是事實啊！不少的中國女子，正受着高等教育。可惜，她們都懼怕前面崎嶇的路途，預備舒服地作一個賢良的妻子。因此她們盡量修飾，用人工的美麗吸引一般男性，當她們得着了如意郎君，便甘心作男子的附庸，願意作男性的玩物了，那和古代奴隸般的女性有什麼差別？雖然，現在的婦女是有什麼國貨年，婦女節，在社會裏活動。但是，那些不都是政客的太太，在家裏閒着沒事鬧的玩意兒？當她們的熱情消失，月份牌撕下後，她們便都回到家裏蠶伏，過那寄生的生活。這樣的運動能把婦女地位提高嗎？

農村的婦女，她們不會喊口號，也不去參加什麼節；她們有的只是力，荷着鋤頭，和她們的丈夫一同工作。她們不去修飾以冀得男子的青睞，爲的可是以獨立地生活。這些才是婦女運動的真實力量，婦女獨立的模範。但她們沒有受教育。

都市的婦女，雖是這樣的頹廢；但其中也有不少的女性，下了堅決的志願，爲女權而奮鬥。很可惜，舊道德，舊禮教的勢力，根深蒂固地印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裏。真

正的女權者，正好比狂風中的幾盞燭光，倘若沒有東西給她們遮蓋；無疑的，不久便會熄滅。誰是他們的遮蓋？不少的影片與作家，都對於爲社會掙扎的婦女表同情的。但是，金錢在向她們威迫，生計在向她們哀求；同時她們畏懼社會的諷刺，嘲笑，與威嚇。她們站在歧途中，不敢往前進，而那經濟的勢力加緊壓迫，那方的資本家，市儈，向她們招手。懦弱的，含淚出賣他們的肉，投入金錢操縱

者的懷抱，堅決的，朝着死神那邊跑。

社會，不容許求解放的婦女！大部分的婦女，願意作寄生蟲，不真實把握着從教育得來的力量，築穩防禦的基礎，向着敵人反抗。而只是站着浮動的基礎，喊着口號，用香的脂粉修飾着。這樣，男子便會因爲你們的天真，肉香，而放開壓抑的手，把你們捧起來嗎？

諛言之刃，其銳甚於刀劍，其舌可以毒殺尼羅河中之百蟲。

——
莎士比亞
——